

总 目 录

阿荣旗查巴奇乡鄂温克族调查报告.....	1
额尔古纳旗使用驯鹿鄂温克人的调查报告.....	137
陈巴尔虎旗莫尔格河鄂温克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	247
鄂温克族自治旗辉索木调查报告.....	345
额尔古纳旗鄂温克族社会历史补充调查	503

阿荣旗查巴奇乡鄂温克族调查报告

调查人：郭布库（鄂温克族）、吕光天、乌云达赉（蒙古族）

原整理人：吕光天、乌云达赉、郭布库

主编、最后整理人：吕光天

编者按：一九五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五七年一月，内蒙东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鄂温克分组郭布库、吕光天、乌云达赉三同志，在阿荣旗北部查巴奇、文布奇、疙疸奈、维古奇等村进行两个多月的调查。先后访了阿伦河、音河以及曾在格尼河、纳河、辉河等地区居住过的鄂温克族，因此，所得材料是以阿伦河、音河地区为主，但也包括了其他地区的部分材料。

目 录

第一部分 一般情况

(一) 地理环境·····	7
(二) 交通·····	8
(三) 村庄及人口分布·····	9
(四) 解放后的变化·····	11

第二部分 历史

(一) 民族名称·····	13
(二) 历史传说·····	13
(三) 清代鄂温克人的政治制度·····	15
(四) 清代鄂温克人的等级制度·····	16
(五) 清朝对鄂温克人的政策·····	17
(六) 两个世袭章京的家谱·····	18
(七) 氏族贵族·····	19
(八) 关于奴隶·····	25

第三部分 社会组织

(一) 部落、氏族、大家族分布表·····	28
(二) 部落与氏族·····	30
(三) 大家族·····	32
1. 大家族村庄·····	32
2. 家族长(毛哄达)及家族会议(毛哄达西楞)·····	33
3. 家族村庄的变化·····	35
(四) 家庭·····	35
1. 家庭·····	35
2. 家庭中的男女分工·····	36

3. 财产转让	37
4. 那龙高的家谱	38
5. 亲属称谓表	39

第四部分 经济

(一) 狩猎	43
1. 概况	43
2. 弓箭狩猎	44
3. 绳套狩猎	45
4. 火枪的普遍使用及快枪的出现	47
5. 马、犬、鹰及猎人的行装	49
6. 狩猎技术	50
7. 狩猎组织与分配	52
8. “安达”关系	55
(二) 采集及捕鱼	60
1. 关于桦树皮的采集	60
(1) 生产组织与分工	60
(2) 生产季节与技术	61
(3) 桦树皮制品的种类	61
2. 采榛子	63
3. 采木耳	63
4. 捕鱼	64
(三) 牧业	65
1. 概况	65
2. 牲畜种类及其用途	66
(1) 种类	66
(2) 乳制品	66
①奶皮子	66
②黄油	67
③酸奶子	67
④“希都斯”	67
⑤酿酒	67
(四) 农业	67
1. 农业生产的沿革	67
2. 农作物的种类及产量	68
3. 耕作和季节	69

(1) 耕作·····	69
(2) 季节·····	70
4. 生产工具·····	70
5. 生产关系·····	71
6. 查巴奇鄂温克高级农业社·····	72
(五) 手工业·····	73
1. 皮革制品·····	73
(1) 制品种类·····	73
(2) 熟皮技术·····	75
2. 制大轮车的生产·····	76
(1) 概况·····	76
(2) 制造技术·····	77
(3) 生产关系·····	78
3. 烧炭·····	78
(1) 烧炭的开始与兴盛·····	78
(2) 经营方法与生产关系·····	79
(六) 交易·····	80
1. 鄂温克人与周围其他民族的交换情况·····	80
2. 几个主要市场·····	82
(1) 齐齐哈尔·····	82
(2) 甘珠尔庙市集·····	83
(3) 郭尔毕达市场·····	85
(4) 海拉尔市场·····	86
(5) 甘南·····	86
(6) 扎兰屯·····	87
3. 行商与座商·····	87
(1) 行商·····	87
(2) 座商·····	88

第五部分 生活与习俗

(一) 物质生活·····	90
1. 衣·····	90
2. 食·····	91
3. 住·····	92
4. 行·····	95
(二) 习俗·····	95
1. 婚姻·····	95

(1) 婚制与范围	95
(2) 结婚过程	99
(3) 离婚	102
(4) 婚姻上存在的问题	102
2. 丧葬	102
3. 节庆	106
4. 礼仪	107
5. 禁忌	107
6. 其他	109

第六部分 精神文化

(一) 民间知识	110
1. 时间	110
2. 预测年成	110
3. 度量衡	111
4. 医药卫生知识	111
(二) 宗教观念形式	112
1. “白纳查”	112
2. 对风、雷、雨、梦、吉、凶、生、死、病的看法	112
3. 祖先崇拜	114
4. 萨满	115
(三) 歌舞与艺术	118
1. 民歌	118
2. 舞蹈	121
3. 艺术	123
(四) 故事	123
1. 民间故事	123
2. 狩猎故事	127

附录

材料来源的说明	130
(一) 访问对象简介	130
(二) 访问日期及内容	131

第一部分 一般情况

(一) 地理环境

查巴奇是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阿荣旗霍尔奇努图克的一个鄂温克民族乡。它在大兴安岭的东南，阿伦河的上游；界于北纬 48.5° ，东经 123° ，是一个交通不便，群山环抱的河谷地带，它的北面紧接鄂伦春自治旗。

阿伦河的两岸树木丛生，查巴奇原以桦树丛生著名，所以被这里的鄂温克人称为“查巴奇”（即桦树多的意思）。

查巴奇的周围被大兴安岭的支脉所围绕：离查巴往北二十五华里有“卓勒高尔德”山，五十华里有“库勒古尔霍楞”沟；八十华里有“沃布罗尔高尔德”山、“黄格勒高尔德”山、“苏岗高尔德”山以及查巴奇村周围的“龙头和”、“德力奇尔”、“汉奈吉”、“哈格塔嘎高尔德”、“额木格尔高尔德”等山都是这里鄂温克族人民从古到今赖以生存的狩猎场和采集场。在这深山密林里栖息着各种野兽及野禽，生长着多种多样的树木、野果、野菜及采集物。

阿伦河（鄂温克语是清水河之意），它发源于大兴安岭，由西北向东南流，河长约600华里，注入嫩江。阿伦河有很多小支流，从东向西流入阿伦河的有：“小西尼奇”、“业解尔必拉汗”、“业格查必拉汗”、“雅河”、“霍楞”、“德力奇尔”、“阿伦德力奇尔”、“大嘎拉都西”、“小嘎拉都西”、“勒瓦阿利”、“大文布奇”、“小文布奇”、“哈格塔盖阿利”、“乌来西”、“雅尔达”、“塔尔根”等小河流。从西往东流入阿伦河的有“大苏尔胡奇”、“小苏尔胡奇”、“疙疸奈”、“嘎高”、“西热格特”、“敖诺格达西”、“苏格金达西”、“西格奇横”、“索古黑”、“跑坡龙”、“伯格尼”、“黄格尔”、“德布勒德热”等小河流。这些大小河里出产鲤鱼、哲罗鱼、白鱼、狗鱼、鲫鱼、水獭等。

该地区的地理条件和气候特点是山多、土地薄，砂石多，田地不能联片，在冬季严寒，最低温度降到零下四十度左右。全年只有一百天左右的无霜期，开化晚，上冻早，一般农作物往往被霜打，不易成熟。

(二) 交 通

查巴奇很早以前（从清朝时代），就有通向四面八方的道路。

1. 在清朝时代由齐齐哈尔到海拉尔的驿马站就经过离查巴奇不远的地方。当时每隔六十里设有一站，站的负责人多系鄂温克人。这些站是：①齐齐哈尔，②齐家店，③前甘井，④甘南，⑤陶海哥门（哥门即站之意），⑥阿扬哥门，⑦萨当哥门，⑧绍拉哥门，⑨巴林哥门，⑩伊兰敖宝，⑪博克图，⑫伊热德，⑬乌努力，⑭哈拉胡苏，⑮塔文侵，⑯海义，⑰特莫呼住，⑱海拉尔等。

2. 由查巴奇通往甘南、齐齐哈尔的道路：

由查巴奇村南行六十华里到霍尔奇村（区所在地），往南再行六十多华里到纳吉屯（旗政府所在地），再稍转西南行四十五华里可达甘南，再接齐齐哈尔至海拉尔驿马站道可达齐齐哈尔。

3. 通往博克图、海拉尔、甘珠尔庙的道路：

由查巴奇村北行五十五华里达腰站。行六十华里达大西尼其，行四十五华里达小西尼其。行二十华里达雅兰敖宝。行四十五华里可达博克图。循齐——海驿马站道可达海拉尔。再向西南行三百八十华里可达甘珠尔庙。

4. 通往布西的道路：

由查巴奇向东南行一百二十华里达德力奇尔。行四十五华里达都格塔尔。行二百华里可达布西（清朝时代布特哈总管衙门所在地）。

5. 通往小二沟的道路：

由查巴奇村向东北行一百八十华里达毕拉尔河。再行二百里经诺敏河达小二沟（中间没有人家）。

6. 通郭尔毕达的道路：

由查巴奇村向正西行五十华里达音河。行四十五华里达哈拉苏。行一百二十华里达济沁河。行四十华里达肯德勒格。行一百四十华里可达郭尔毕达。

7. 通扎兰屯的道路：

由查巴奇村向西南行四十五华里达维古奇村。西南行三十华里达海拉台。再西南行四十五华里可达扎兰屯。如由查巴奇村向西南行六十华里达孟克店，再行五十华里也可达扎兰屯。

以上这些道路，除了齐齐哈尔至海拉尔的驿马站道路因修铁路没有人走外，其余的道路现仍利用着。通过这些道路骑马或坐大轮车与外地进行来往。鄂温克人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骑马或乘大轮车。

(三) 村庄及人口分布

约在四十多年前，整个阿伦沟（即那吉屯至查巴奇）全是鄂温克族聚居的地方。在阿伦河两岸由南到北有大小村庄十九处，约有一百四十户左右。其中有四十户是在旧中国初期由雅鲁河一带迁去的〔注〕。解放前，这四十户之中的二十多户迁到音河去了。

阿 伦 河 鄂 温 克 人 的 村 庄

四 十 年 前		现 在 (一 九 五 六 年 末)		备 考
村 名	住 户 数	村 名	住 户 数	
洁 特 爱 里	2 户			无 人
章 塔 尔	10 几 户	章 塔 尔	3	现 汉 人 村
大 索 鲁 呼 奇	10 户	乌 斯 蒙		现 汉 人 村
札 古 奇	8 户	札 古 奇	6	杂 居
吉 木 伦	20 户	吉 木 伦	8	杂 居
霍 尔 奇	10 户	霍 尔 奇	6	现 区 公 所 所 在 地
莫 尔 丁	2 户	莫 尔 丁	3	
亚 尔 特	4 户			无 人
小 索 鲁 呼 奇	10 几 户			无 人
依 奇 汉	10 户			全 是 汉 人
那 哈 他	5 户	那 哈 他	6	
努 西 格 图	3 户			无 人
伦 图 呼	3 户			无 人
白 音 吐 海	3 户	白 音 吐 海		全 是 汉 人
沃 勒 莫 尔 丁	10 几 户			
文 布 奇	8 户	文 布 奇	10	
疙 疸 奈	6 户	疙 疸 奈	3	
查 巴 奇	6 户	查 巴 奇	30	
嘎 都 西	7 户			无 人
合 计	137 户 多	合 计	75 户	

现在居住在阿伦河的鄂温克族的户数及人口如下：

阿荣旗霍尔奇努图克的鄂温克人(即阿伦河的鄂温克人)共有七十五户、三百二十六人，其中男一百七十七人，女人一百四十九人。

查巴奇乡居住着以鄂温克族为主，达斡尔族、鄂伦春、汉族等，共有九十六户，三百七

十口人，其中鄂温克族有四十三户，二百四十五口人。分布于查巴奇、文布奇、疙疸奈三个自然村。

查巴奇乡鄂温克族人口年龄表

年 龄	性 别	人 数	性 别	人 数	合 计	年 龄	性 别	人 数	性 别	人 数	合 计
0—5	男	22	女	15	37	55—60	男	2	女	1	3
5—10	男	9	女	18	27	60—65	男	4	女	5	9
10—15	男	10	女	9	19	65—70	男	1	女	5	6
15—20	男	13	女	26	39	70—75	男	5	女		5
20—25	男	19	女	4	23	75—80	男		女	1	1
25—30	男	7	女	7	14	80—85	男		女		
30—35	男	9	女	8	17	85—90	男	1	女		1
35—40	男	6	女	1	7	不 明	男		女		
40—45	男	6	女	5	11	总 计	男	128	女	117	245
45—50	男	8	女	4	12						
50—55	男	6	女	8	14						

根据我们这次调查材料看，解放前该地区鄂温克族人口一直在下降，他们的出生率并不低，而死亡率很高。特别是婴儿的死亡率更严重，例如查巴奇村杜宝莲现年六十三岁，她从二十岁到四十五岁共生了十一个孩子，现在活着的只有六个。

她死去的五个小孩中除了一名到二十多岁后因病死去之外，其余的四个孩子都是不到十岁前死亡。另外，五十三岁的杜瑞河（女），共生九个孩子，只活了二个死了七个，这些死去的小孩同样都是不到十岁前因病而死亡的。

过去查巴奇一带流行伤寒、天花、麻疹、克山等病，还有鸦片中毒等。

历代的统治阶级对鄂温克人的政策也使他们的人口日益减少，清朝时代鄂温克人一到十八岁就要当兵为清朝打仗，死的人很多，甚至一个牛录最后只剩下一户了。

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统治十四年期间，对鄂温克人采取鸦片政策，很多青壮年人都学会吸大烟，并有不少人往血管里注射大烟。凡是吸过大烟扎过大烟的人不仅不能劳动，而且对伤寒病一点抵抗力也没有。如在一九四三年查巴奇村发生了天花和伤寒等传染病，一次死了七十多个大人和三十七个小孩，其中吸大烟的人几乎全部死去。第二年（即一九四四年）又发生了天花病死了很多小孩，在历史上因病大批死亡的事有过很多次。

上述这些事实都是鄂温克族人口下降的原因，自从解放后他们的人口停止了下降，已开始上升。

注：关于雅鲁河一带的鄂温克人迁移到阿伦沟的原因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是：当时阿伦、雅鲁、格尼等三个河流域的鄂温克人都归布西总管衙门领导，因雅鲁离布西很远，交通也不便，不宜领导，因此让他们迁到阿伦河。另一种是：在清朝时代居住在雅鲁河两岸的全是鄂温克人，当时有三个旗，十六个牛录，从现在的滨洲线哈拉苏车站直到朱家坎车站为止沿雅鲁河两岸有大小村共十七处，约有二百户鄂温克人，当时该地区没有其他民族（详见下

表)。

俄国从一九〇一年开始在这个地区铺设中东铁路，人口日益增多，周围山上的树木几乎全部被砍光，近处找不到野兽，狩猎生产成了问题；另一方面当时鄂温克人不愿与其他民族杂居，因此，住在这一带的鄂温克人全部迁移到济沁河一带（现布特哈旗萨马街屯附近）。后来在民国初年约有四十多户迁到阿伦河。

过去雅鲁河的鄂温克人村庄

四 十 年 前			现 在 (一 九 五 六 年 末)		备 注
村 名	住 户 数		村 名	住 户 数	
哈 拉 苏	10几 户		哈 拉 苏 车 站		无 鄂 温 克 人
杜 拉 萨	8 户				无 人
阿 利 吉	7、8 户		二 道 桥		无 鄂 温 克 人
鄂 尼 达 格 图	7、8 户		卧 牛 河 车 站		无 人
章 聂 尔	20多 户		扎 兰 屯 镇		无 人
吉 兰 萨	10几 户		沈 吉 德 营 子		无 人
萨 拉 爱 里	10几 户		成 吉 思 汗 车 站		无 人
古 利 横	15、6 户				无 人
聂 高 章 聂 尔	30多 户				无 人
呼 音	8、9 户		碾 子 山 车 站		无 鄂 温 克 人
曹 哈 尔	5、6 户				无 人
依 玛 洁 诺	10几 户				无 人
龙 头 尔 格	5、6 户				无 人
西 四 连	10几 户				无 人
赵 格 曹 汉	10来 户		朱 家 坎 车 站		无 鄂 温 克 人
济 沁 达 格 图	10几 户				无 人
呼 地	10几 户				无 人
合 计	192户 多				

(四) 解放后的变化

解放前，查巴奇的鄂温克族人民在历代的反动统治阶级残酷的剥削下，过着饥寒交迫的悲惨生活。

在清朝时，他们被无尽无休的兵役政策，压得喘不过气，当兵的不是被打死就是病死，回来的很少。经济收入主要靠打猎和清朝的俸禄。从旧中国初期，除了打猎，也开始制大轮

车、烧木炭、采木耳、榛子等副业生产。

当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东北，他们曾被强迫种地，后来他们不干了，日本帝国主义又企图用大烟政策消灭他们。

自从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伟大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他们才从水深火热中被拯救出来，在政治上得到了当家作主的平等权利。

现在共同生活在这里的有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汉族等各族人民，经过互相帮助，取长补短，逐渐地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解放初期鄂温克族农民的耕作技术很低，汉族农民便热情地教他们选种、施肥、播种、趟地、收割。这样使他们的耕作技术有了提高，产量也显著增加，生活也改善了。当全国各地合作化后，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也于一九五五年在三个互助组的基础上成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该社在党的坚强领导以及全体社员的自觉劳动下，建社的第一年全社共打了六〇，二三〇斤粮食，打破了历史上粮食靠外援的局面，达到了自足。全体社员每人平均分得了七六二斤粮食。

在一九五六年春又扩大了二十一户社员并转成了高级农业社（起名为鄂温克社）。社员有三十八户，一百五十九口人，耕地面积有八十多垧，各种牲畜有一百多头。

由于生产的发展社员们的生活比过去有了显著的提高。仅在一九五六年九月至十二月四个月之内，鄂温克族的购买力已达五千一百二十四元四角。其中花纱类约占一千四百元，生产资料及日用品约占一千一百六十元，副食品约占一千五百六十多元，衣着和文具类约占五百多元。其他占五百元。

由于生产的发展及生活的提高，社员们在文教卫生方面也有了提高，不仅有民校，也有了小学，过去不识字的人，现在有人已经能看报写信了。

在卫生方面不仅有了本民族的卫生人员，而且家家都有了炕席，人人都有了被褥和内衣并初步树立起经常打扫等良好的卫生习惯。过去对该民族危害最大的克山病、麻疹、天花等传染病已被控制，人口开始上升。

另外，政府在一九五六年给该社安装了有线电话及广播喇叭，还发给了一架收音机，社员们在休息时可以听到国内外大事，他们的政治、文化生活内容不断的提高，从而生产热情高。

几年来党对少数民族地区十分重视，培养了不少民族干部，发展了党、团组织。现在查巴奇乡有党支部、青年团的总支和妇联组织。共有四名共产党员，四十多名青年团员，这些党团员在各项生产劳动中都起着积极骨干作用。

党支书、青年团总支书记、妇联主任、乡长、社主任等领导干部都由鄂温克族担任。

第二部分 历史

(一) 民族名称

本族自称“鄂温克”，意思是指住在山南坡的人。这种说法是和“通古斯”在山中间，鄂伦春人在山顶一起提出的，究竟指的是什么山不清。

鄂温克人叫我国境内的“雅库特”也是“鄂温克”。传说，因为这部分人犯了不礼拜神的错误，被赶跑了，所以叫“雅库特”。

鄂温克人叫苏联境内的通古斯人为“特哥鄂温克”，即在原来故乡住下来的人。在修中长铁路时，一个通古斯老头（翻译），对当时住在雅鲁河的一位鄂温克老头杜南福说：“我们那儿‘特哥鄂温克’很多。”（指俄国境内的通古斯）

另外，鄂温克人还有一种说法，在一次事变后，一部分人到俄国去了，因信萨满教，经常敲鼓跳萨满，所以俄国人叫他们：通一通一通古斯。鄂温克人称俄国人为“老它”。称蒙古人为“蒙高鲁”。称鄂伦春人为“乌鲁千”。称达斡尔人“达乌鲁”。称汉人为“尼汗”。称朝鲜人为“高丽”。称满族为“满纠”。

达斡尔人称鄂温克人为“红苦鲁”。据说，达斡尔人叫沙坨子为“红苦鲁”，也把住在沙坨子上的鄂温克人叫做“红苦鲁”。另外，“红苦鲁”也有“野人”、“深山密林里的人”之意。

满洲族称鄂温克人为“索伦”，说：“鄂温克人曾到过现在住的地方，也曾又回到黑龙江去。那儿有个国家不让他们去，又往回来，这时达斡尔人也跟来了。“达斡尔”有跟来之意。结果达斡尔人先投降了罕王，鄂温克人到山上去未投降。后来罕王在奉天建立国家，请鄂温克人下山，罕王给他们起名叫“索伦”，即请来的人。

鄂伦春人称他们为“鄂温克”；蒙古人称鄂温克人为“索伦”。总起来说，鄂温克人对“索伦”这个称呼感到光彩，因为它代表着被请的意思。

(二) 历史传说

关于鄂温克人的历史材料，这次搜集的不多，特别是在黑龙江一带未迁到现在居住地之前的材料很少。因为年代的久远，人们只是从上一代听到了许多传说。

传说，在很早以前，有很多人住在黑龙江发源地附近，一个叫“来墨尔根”的是这群人的酋长。一开始他们是靠吃“藓苔”（*liewit'ə*）维持生活；不久“来墨尔根”开始用弓箭打猎。当时没有锅，烤肉吃。后来，黑龙江附近的野兽没有了“来墨尔根”就骑着枣红马，过黑龙江北岸去，他在山上发现一匹巨马，马上坐着一个巨人，马和人都是一个眼睛，巨人

跟他要烟袋给他敬烟，“来墨尔根”刚想给他，不知为什么？自己的马惊跑起来！方向是往回跑，那个巨人就追他，他的马跑的快，过了江，来到南岸，“来墨尔根”对巨人说：“你有能力来比一比”，那人没过来。

“来墨尔根”回到部落后，就对人们说：去江那边打猎有困难，还是到别处去吧。部落的人，有的不同意，“来墨尔根”说谁愿意跟我走的，睡觉时头朝西南；第二天他领着一部分愿意跟他走的人，往黑龙江的西南方向来了。

在大河边上住下来的是鄂温克人，留在山上的就是鄂伦春人。

鄂温克人的萨满，每逢跳神之前，先要说些关于民族根源的事：“我们是从西路基鲁河的发源地出发，顺着“西沃哈特”山后的影子，经过黑龙江，我们祖先的根子是在“撮罗子”里。

有人说：鄂温克人很早以前，即未到黑龙江之前，就在现在鄂温克人住的地方。原来这个地方是“高丽人”，后来满洲人曾把高丽人撵跑，建立过金朝，也曾又回到黑龙江去，那儿有个国家不让他们去，又往回来。有人说，在过去一次大的事变之前，人们都住在一起，是个小国家，也有自己的文字，事变之后，分散了，被别人起了不少名字。名称不同，但“鄂温克”是大家都知道的。这次事变究竟是什么事变？不清楚。

“萨吉尔的汗”与鄂温克人的传说是很密切的，传说萨吉尔的汗是鄂温克人。因为他是皇帝而且穿的衣服是花花绿绿的皮子，象喜鹊一样，所以叫他为“萨吉尔的汗”（音为喜鹊）。

萨吉尔的汗领导鄂温克人反抗外敌，在黑龙江南岸“龙特鲁哈它”山上，设有一尊大炮，据说这个大炮现在还有。后来他领一部分人过江了，把一部分鄂温克人留在黑龙江的南岸，他向俄国的方向去了。所以鄂温克人和达斡尔人投降了罕王。鄂温克人说：“我们的根子那边（黑龙江彼岸）可能知道。”

黑龙江上源从石勒喀河向东南伸展，直到精奇里江，亦称净溪里、精奇尼、锦衣里等。精奇里水黄，俗称黄水河。“精奇里”鄂温克语黄色也。源出外兴安岭。即外兴安岭以南与黑龙江上游之间的广大地域。约占整个黑龙江以北的三分之一。这里的居民被称为索伦部。居住着以索伦鄂温克为主和一部分达斡尔、鄂伦春人等。

“索伦”这一名称，是满族对鄂温克人的称号。有“射手”和“请来”之意。由于他们英勇善战，因此，周围诸部也都愿意称自己为“索伦”。

明末清初，索伦鄂温克部落以博木博果尔为首形成了一个大的部落联盟。

当时，他们都过着大氏族的生活，冬季在森林中以弓箭、地箭、绳套猎取野兽，穿兽皮，用驯鹿或马当运输工具。夏天在河边捕鱼。所不同的是赤塔河一带的鄂温克人受蒙古族的影响，开始从事部分牧业兼行狩猎；精奇里江一带的鄂温克人受达斡尔人的影响，除狩猎捕鱼外，还兼管少量牛马畜牧业。他们人数最多，有几个大氏族：杜拉尔、敖拉、墨尔迪勒、布喇穆、涂克冬、纳哈他等，并且沿黑龙江中游北岸，与达斡尔各部杂居，建立了不少木城和村屯；木城有雅克萨城、阿萨津城、铎陈城、乌库尔城、多金城、乌鲁穆丹城；村庄有海伦屯、杜喇尔屯……等。木城和村落周围环以壕沟和土墙，也用木栅栏围起。有些城还设有塔楼和城门。各村屯之间有着密切联系，统一构成索伦部。每个村屯都以氏族为单位，有自己的酋长，最大的酋长是鄂温克族的博木博果尔，他住在精奇里江与黑龙江汇合处附近的

乌鲁穆丹城（“乌鲁穆丹”是鄂温克语，河的尽头之意）。他一次可以调动五六千人的武装队伍，是索伦部中势力较雄厚的一个大酋长。

崇德二年（1637年）十月，索伦部鄂温克族最大酋长博木博果尔，率八人入贡，清太宗赐宴，并赐丝缎、银两，衣服、鞍马等物。崇德三年十月，博木博果尔又向清朝政府缴纳貂皮、猞猁狲等贡品，清太宗赏给他许多丝织品、绸缎、银两、衣服等物。清太宗并于十一月和十二月先后两次遣官迎于演武场，入城赐宴。但清太宗非常清楚博木博果尔在索伦部所属广大地区的影响之大，恐怕其势力日益强盛，对于巩固黑龙江的统治不利，为了进一步巩固管辖，便在索伦部内支持达斡尔部落的巴尔达齐，以平衡当地力量，这使博木博果尔十分不满，于崇德三年（1638年）他的部落开始与清敌对起来。

皇太极为了加强东北边疆管辖，统一贝加尔湖以东，黑龙江中、上游，建立巩固的统治，于崇德四年至五年（1639—1640年）平定了博木博果尔的叛乱，最后统一了以鄂温克为主体的，包括达斡尔、鄂伦春人在内的索伦部广大地区。

另外还传说，鄂温克人在黑龙江北与俄国人打仗，结果败了，由黑龙江北来江南时，有很多人死在黑龙江里，会游泳的全过来了。人们分散的时候，老人对青年人说：“你们以后怎样找鄂温克人呢？你们看见戴狗头皮帽子的，手上有箭环的人，都是鄂温克人。”

有人说：离开黑龙江时是坐木船出来的，登陆后，坐大轮车，因牛套坏了，就停下了。来时，先到纳莫尔河一带，后来又逐渐迁到诺敏、革尼、阿伦、雅鲁等河流域。哪儿有河，根就扎在那里。现在查巴奇的“图木先杜拉尔”就是由纳莫尔河的“图木先”村搬来的。

传说，鄂温克族与满族的国家发生关系是自己派去的两位代表：“阿西金”、“好头林卡”两人去盛京与罕王讲和的。

（三）清代鄂温克人的政治制度

鄂温克人与清朝发生关系以后，最初清朝并不知道鄂温克人究竟有多少个部落，更不知道有多少氏族。当时没有行政组织，只有自己的氏族组织。

清朝为了知道情况，要组织八旗，就让每个氏族派代表到奉天去。当时有的人不敢去，比较敢代表自己氏族去见皇帝的人，都被清朝皇帝封为世袭章京（佐领）了。每个部落，每个氏族都派了代表，向皇帝汇报本地区本部落各氏族的人数，分布地点。清帝封了各氏族的代表为章京之后，问他们：“你们献给我一些什么？”他们说：“我们那里有野猪、野鸡。”“那你们每年就献这些东西吧！我赏给你们银子。”鄂温克人说：“我们的地方，好东西很多，不要你那白石头！”“不要也得要一半”，于是后来开始有半份俸禄。这些氏族的代表回来之后，每个氏族都成立了“牛录”（佐），这些代表都成了世袭佐领。

牛录成立后，根据居住的远近和人口的多少，鄂温克人被编成五个旗。雅鲁河的鄂温克人编成三个旗。阿伦、格尼两个地区编成镶白旗，旗所在地设在今阿荣旗的霍尔奇附近名叫“莫尔丁”。共有七个牛录。阿伦河有三个牛录。革尼河有四个牛录。雅鲁河所编的三个旗所在地：一个在“尼古占聂尔”，一个在朱家坎，一个在扎兰屯，共有十六个牛录。边界直到绰尔河东，套鲁河的边界。总管设在布西，将军衙门在齐齐哈尔。

阿伦河和格尼河的镶白旗，到了清末它的组织是这样：

旗有正旗长（高塞达）、副旗长（衣利吉达），正旗长是满洲人，副旗长是鄂温克人。正旗长住在拉哈一带（嘎布卡），不经常来。副旗长叫爱新道尔吉（阿伦河的一个佐领）。发生大事，由正旗长亲自处理。下面设有三个秘书，一名差役，差役由病残者担任，秘书和差役都是一个月轮流一次。

旗的下面是牛录，牛录的头目叫“牛录达”，一般都叫“章京”汉译为佐领。一般“章京”分两种：一种是皇帝封的世袭佐领，一种是比赛射箭得的佐领。

“章京”的下面有“哈朋”（骁骑校）。“哈朋”有“图西勒哈朋”（云骑尉）和一般“哈朋”。“哈朋”下面有“大宝西乎”（大领催）（2名），“小宝西乎”（小领催）（2名），都是直接给“章京”办事的人。

“牛录”下面是各村的行政组织，即“嘎思恩”（村），每个村都有“嘎思恩达”（村长）。村长都是由大家选举产生，由村中各户的老年人商量，看谁行，就选谁。过去的村子，都是一个“毛哄”（家族）的人，选村长都由“毛哄”的人选。被选为村长的条件是，三四十岁以上，能调解事的人才能当村长，村长听“宝西乎”（领催）到村中传达命令，有打十个板子的权利。有人犯罪（如强奸妇女），便召集“毛哄”大会，全家族的人都参加，宣布罪状。审问时在家族长的房里。一般村长处理问题涉及到“毛哄”时，就要和“毛哄”的老人商量。

村长没有俸禄，跟群众一样劳动，群众可以罢免村长。到了后期村长则都由佐领派定。直到民国初，这种制度还有，但后来出现了很多法律，“嘎思恩达”就没有了。我们访问的对象中，杜忠寿老人就当过“嘎思恩达”。

（四）清代鄂温克人的等级制度

清朝时代，男人在未成年前叫“西阿登”，这时还没有公民权。到18岁以后叫“哈嘎”（壮丁），已具备候补“披甲”的资格。再升一步就是“乌格亲”（披甲）了，开始有参军和享受国家俸禄的权利。

当时一个旗固定有四十个乌格亲（披甲）名额，不能多，也不能少。一般乌格亲（披甲）是由18岁到50岁的男人担任，乌格亲（披甲）参军后，或升宝西乎（领催）或死去都可取消其乌格亲（披甲）资格，再由“哈嘎”补充。

在阿伦和格尼河流域的鄂温克人，一共有七个牛录。阿伦河有三个牛录：第一牛录是由杜拉尔氏族组成的。第二牛录是由涂克冬氏族组成的。第三牛录是（小涂克冬）氏族组成的（人数少受革尼管）。格尼河有四个牛录：朱肯住有一个鄂伦春卡他基鲁氏族组成的牛录；也有一个小涂克冬氏族组成的牛录。伦保勒合村有小那哈他组成的牛录。依利不恩歹村还有一个大涂克冬氏族的牛录。

这七个牛录中，有的牛录人多，有的人少。例如“小那哈他”和“小涂克冬”只有十几家，多出乌格亲（披甲）有困难，每个牛录只能出两个，如全旗不够四十个披甲，就由别的牛录补上，人口多的多出人，人口少的少出人。